北史

三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産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

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
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
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
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
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
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
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己
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
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
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
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
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兎每摶輙逸遂至迥澤澤中
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
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
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
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

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
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
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
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
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
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
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
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
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尒意神武曰方今天子

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㨿并州抵楊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

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别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内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尒非其疋終當爲其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

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獘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

敗走初孝莊之誅介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勑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
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
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
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爲親信
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
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
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
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
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
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
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
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
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

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凶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

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
將過麥地神武輙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
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
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
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
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
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
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
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

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
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
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尒俱失鄉客義同一家
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
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
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尒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
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尒不能爲取笑天下
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
以討尒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

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

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
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
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
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
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
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摠督
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
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
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已

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

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
時山蟲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
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勑紹爲軍導向鄴云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
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
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
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
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
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
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

令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
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
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
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
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

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勑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勑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矟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勑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

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愼聞難將奔
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
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
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
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
臺隨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
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
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
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

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
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
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
勃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
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
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
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
之謂騰曰語尒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
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
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

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叛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

刺史斛律金前武衞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尒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

未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以荅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勑子昇逡廵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爲勑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

君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
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
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
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
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
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
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

朕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

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

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 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乙素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

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

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
其貳也士弼籍没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
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
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克潼關執毛洪賓
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
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
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
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
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
所推立以為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

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户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

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内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已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黄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户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禀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

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

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揔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

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旣而神武渡河子彦亦棄
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
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固讓
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
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
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别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
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撤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

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尔為懷州若死則用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

西自馬陵戌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
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
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
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
獲一萬餘户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介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
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
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
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

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鬬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

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寛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竝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介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

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縣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

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

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滞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賔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娱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巳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預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衞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

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

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勳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

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
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
而不荅書候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
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詿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
極刑文襄並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並從寛宥三月戊
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
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
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
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並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
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

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
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
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
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
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
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綟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
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
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
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

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弒時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

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飜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冀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闕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内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揔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方洽周益　周旱　孫　粹然校正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産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兊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

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僞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琡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

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
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
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
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
晉陽揔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
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
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
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

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万户帝自居晉陽寢室
每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日以語館客
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賀曰王上加點爲主當進也
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
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册進帝位相國摠百揆以冀
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
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
景辰魏帝遜位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
儁奉册禪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
唐虞漢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

率百寮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皇祖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幷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改

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幷下魯
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爲等差具立條
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
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
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幷州之太原
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
郡勃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
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
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
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

濟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殂或隕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幷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彥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衞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衞將軍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爲襄樂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爲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爲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爲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爲咸陽王幷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爲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司徒公彭樂爲陳

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浟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

文襄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
原王封隆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
令改御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
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
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
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
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
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
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

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討新令未
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
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幸晉陽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
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
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
州刺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

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揔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

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乙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

配山東爲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櫨領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

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巳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塹甲辰帝步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

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
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
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
突厥復攻蠕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
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
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
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
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
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

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髪免爲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巳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黄瓜堆蠕蠕別部數万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万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

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以安德王軌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錄尚書事以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業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

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景戌上黨王渙克東關斬梁將裴之横景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

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之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万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

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至
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
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
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
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
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
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
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
馴象秋七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發寡婦二千六百

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
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戍二十六十二月庚
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
臺宮殿先是自西河揔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
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師咸
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
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
演為司空以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

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以
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
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劉
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
庚辰詔立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監視
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人司祿靈星
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榷酤自
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
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
主蕭方智遜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

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録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内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

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
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
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
是發丁匠三十餘万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
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
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
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官並
進一大階丁巳梁相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
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為
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

尉粲爲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以録尚書事常山
王演爲大司馬以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起大莊嚴
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辛丑太尉
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竝進爵爲王甲
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
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爲尚書右僕射
景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王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
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兼司空以侍中高陽
王湜爲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爲兼太尉

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爲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餘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竝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竝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

辛未梓宮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逮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尒

漫戲此蓋晉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嘗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劒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衞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措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

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髙河邊羖攊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面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髙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决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

爲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儜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齎板築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帝作色曰我自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

五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

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傳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

滛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乗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劒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牟槊游行市鄽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爲喜太后嘗在北宫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彦執杖口自責䟽脫背就罰勑歸彦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

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躭湎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為宰輔使

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謂其母尒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

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襚兼錢綵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万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内

營臺榭賞賚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沉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祚改年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謡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

日十年也又帝嘗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卅三十也五甚長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柏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爲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糵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斂焉如祖珽以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老賊

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為祖陛下万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

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

鞭撻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

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

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寛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

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禀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因螽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

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
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
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
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寛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
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
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
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
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
宣爲祟孝昭深惡之猒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

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
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　止吾身
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
奪時但奪愼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
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
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
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
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
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　知其家諱

終身未嘗詭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

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交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録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

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

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

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

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

從歸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

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

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

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

撫刃思效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

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勅勞衛士戒嚴

永樂乃内刀而泣帝乃令歸彦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

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謇正之士
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
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
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舞文弄
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為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為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浟為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
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往
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
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

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尉段榮

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
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
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
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
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揔入晉陽宮十二月景
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

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内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内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

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君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具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尒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万機慮不周悉故致尒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且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

歔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停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宫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瓜搯手心

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煑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

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引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

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途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方洽 周益 周已千 孫粹然 校正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司官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寮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
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以尚書右
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
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
淹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
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
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
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
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
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戊子大赦
内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
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
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
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
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
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
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
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

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閒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巳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

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録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巳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廻造大揔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巳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

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

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媪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是月歸閻媪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迥寇洛陽楊摽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

破周軍於軹關禽楊摽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為大司馬辛未幸

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眞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昺子乃使太宰段韶

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

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宫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巳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

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

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阜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宫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

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

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廷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

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録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内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

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大保七年巳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

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

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
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
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
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
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
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
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
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陵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
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

書令癸亥靺鞨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鷙為太傅八月
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為皇太子冬十月辛
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封
蕭莊為梁王戊子曲降幷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
景烈皇帝謚號為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
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
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録
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幷省録尚書事趙彥深為司
空尚書令和士開為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

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幷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

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
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
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帝
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
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
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
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
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
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

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大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

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幷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

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吴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録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吴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

右丞相是歲高麗蘇覊並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
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
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
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夏五月大旱
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
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
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
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

書右僕射癸卯韎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

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
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
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
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
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
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
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
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
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

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廣延宗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

国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
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
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
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
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
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
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宝班賜将士帝不悦斛律孝卿
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労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
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将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
笑左右亦群咍将士莫不解躰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大司馬三師大将軍三公等官並增實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

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幷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

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幷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録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自悲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耶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閒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殺人剥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

人胡户雜户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将以万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万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毁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

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寳眞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塡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氊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内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

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必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甞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

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竪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

命任天體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隣以正人閑其善道養德所覆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姊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内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摶噬無猒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揔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于時䘮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慴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

蘊權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鄭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闕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

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周益　校正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黒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黄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兎者雄武多筭略鮮卑奉以爲主遂揔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寳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

武川即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以
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
亂其僞署王衞可瓌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
後陷鮮于修禮爲定州軍所破戰没於陣武成初追謚曰
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
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
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
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
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
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德皇帝在鮮

干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尒朱榮遷晉陽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

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帝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除尒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

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爲歡忌但
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
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
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
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
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
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
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
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帝岳曰宇
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帝爲

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
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
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
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
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
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揔兵事洛
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
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
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
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

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密圖帝事發斬之帝
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
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
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
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
無所憂矣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
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
之時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驛追
之不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曰卿
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神

武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髙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初賀拔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魏帝因詔帝為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

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乃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爲己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因問帝安秦隴計帝請召悅授以内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万餘人據守水洛帝至圍之城降帝即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

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閒遣使請為內應其夜悅出軍軍
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
麾下數十騎逍走帝乃命原州都督導追悅至牽屯山斬
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
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
衆大悅齊神武聞關隴剋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
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
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
鎮河渭合口為圖河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

故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鎭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翼生羽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皁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尒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若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

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尒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為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闥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姦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

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動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及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溪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

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
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
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
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鋭師百万彀騎千羣褁
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懌頻有詔書班告天
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
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蚍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
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宮廟則分命
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
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

郡縣率土黎人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
立効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帝謂
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
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万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
万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
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
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
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
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
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

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万里扞禦爲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

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諱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諱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册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讓王及錄尚書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帝命有司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
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
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
賊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
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
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
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
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

吳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授帝録尚書事固讓乃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御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悳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帝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

城潰禽東魏陜州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守將高干
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歸
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懼率衆走蒲坂
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
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將度
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於許
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將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
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軍六

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万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万留其甲兵二万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

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帝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以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帝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度河遂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

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楊州刺史邢椿以州來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穀城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芒山爲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高昂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万五千人赴河死者万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

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諱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
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
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
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
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諱等至長
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明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
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刼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
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
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

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
帝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
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
雀太傅梁景叡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
誅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寶襲
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
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荆州帝遣開府李弼獨
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召諸

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神武退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帝帥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帝帥師迎之

三月齊神武據芒山陣不進者數日帝留輜重於瀍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之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

將軍居右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
渭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芒山諸
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
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師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
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揔
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爲牧守令習新制而遣
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

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獨孤信平涼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被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等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為寧都郡公初帝以平元

顯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以爲郡以封覽用彰
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
境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
蒲州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還華州是歲
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
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
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
暠以郡內附帝使大都督符貴鎭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
州來寇暠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剋隨州

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爲武邑公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揔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揔百揆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以州降武八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帝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帥師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帝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七月帝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迥剋成都劒南平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亂伏誅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

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

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尔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万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沒爲奴婢者十

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

帝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
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崩于雲陽宮還長安
發喪時年五十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謚文公及孝閔帝
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帝
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
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
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
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
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

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畧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
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
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
崩景子世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
岐陽地封帝爲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予聞皇天之命
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
垂變以告惟尒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
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尒焉使太宗伯趙貴持
節奉冊書曰咨尒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
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

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怫于天道而不歸有德興時
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勲德于天地丕濟黔黎洎公
又躬宣重光啟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曆數
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
玆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戶部中大夫濟
北公元廸致皇帝璽綬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大史陳祥
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位于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皇
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封魏帝為宋公是日槐
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

天華人視聽也逮于戹甫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
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
焉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王李弼為太師以大宗伯南陽
公趙貴為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為太保
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
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
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迴等並為柱國壬寅祀圓
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
遼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

上帝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享太
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
巡察風俗求人得失禮餼高年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
子立王后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朔
朝日于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
誅太保獨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
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為
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
為柱國三月己酉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員
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已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

享太廟五月己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頊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帝誅護帝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

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略陽公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弒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墻白武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弒酷乘輿冤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万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万城因以名焉大統

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綱爲柱國乙酉祀圓丘景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平公李遠賜死辛未梁敬帝遜位于陳十一月庚子享太廟丁未祀圓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

以來所有沒入爲官口者悉免之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籍
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三月甲午
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爲牧京兆
郡守爲尹庚申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
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
師晉公護爲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歲刑已下皆
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
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月癸亥嚈噠國遣使
朝貢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

安為万年縣並居京城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因徙祭風俗掩骸埋胔秋七月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並為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賦詩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万機軍旅猶揔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揔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吐谷渾寇邊庚戌遣

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夏五月戊子詔有司造
周曆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
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
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
有糺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唯庫廄倉廩與
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
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
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免其
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
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

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勲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亡匡茲頹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鋭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若功成名遂建國割符予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
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於芳
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糖䭔遇毒庚子大漸
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
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
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
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
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
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
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于

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
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
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為心勉力相
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骸不朽今大
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
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
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傾其
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
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
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彫刻身終

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盡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

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寛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愽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惂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閒時屬與能運膺啓聖鳩集

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
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
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
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
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
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
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
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
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

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閭城弩戮蠕蠕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太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　巳千　孫粹然校正